

張其凡教授榮開六秩  
紀念文集

陳志宇敬誌



范立舟 曹家齐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

范立舟 曹家齐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范立舟,曹家齐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703-3

I. 张... II. ①范...②曹...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8773号

责任编辑 周 珍

装帧设计 姜 明

美术编辑 傅惟本

监 制 任锡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

范立舟 曹家齐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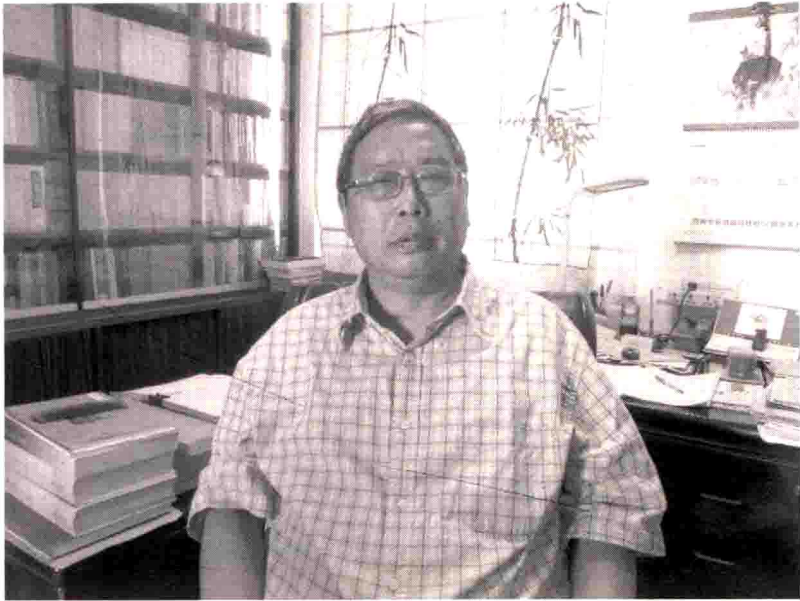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1.25 插页 5 字数 1,010,000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703-3/K·1573

定价 100.00 元



张其凡教授 2009年6月18日摄于暨南大学家中

## 序

范立舟

张其凡先生是知名宋史专家，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著述丰富，涉猎广泛，对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精深而又独到的研究。1978年，张先生从雪域高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是为国家积年动乱之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其价值之高可以想见。张先生的指导老师是著名学者陈乐素先生，作为一代宗师陈垣先生的哲嗣，乐素先生治学受援庵先生影响甚深，重视材料，让材料说话。他从目录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每有著述，必先大量搜集有关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然后据以成文，几经删改，方肯刊布。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亦多成定论。张先生师法前贤，深造自得。大略而言，其学术成就在宋代政治史、制度史、人物研究、文献研究数端。大抵均能承续中国近世历史研究之主流，侧重于史实史料考订，表现出典型的实证主义风格。但是，小处的细心周密，并无碍大处能系统全面。严耕望先生自道：其之为学，既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张先生亦然，处当今各种理论方法纷呈叠现，价值观念更是多元共处的时代，历史研究者不免常陷于困顿之中。但不管世相如何，历史研究总是一种重证据的学科，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以期能密实有获，总是值得称道的。像那些不顾文献本意与史实本身而作随意发挥的“历史研究”，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所以王国维先生讲“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德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事者，不可不知事务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由是，放言无稽非史学也，短钉考校非史学也，史学者，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崭新的历史解释耳。观张先生之成就，庶几得之耳。又譬如游览黄山，它际天蟠地，高耸入云，林木苍翠，溪涧峥嵘。游者拾级而上，渡溪涉涧，徜徉平冈，升降流连，然后浩然而归。此刻游者确实对黄山的险夷幽邃，千岩万壑，有详备的认识了。写下来，乃成一部《黄山志》。张先生之与宋史研究，亦然。

今年张其凡先生甲满花龄，为献南山之颂，张先生诸弟子发起编集此部纪念文集，以作贺诚。以吾与张先生同隶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诸弟子嘱吾撰序，吾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提笔惶惶，中心竭蹶，草成数字，聊作序言。

# 目录

## 序 范立舟~1

### 一 情谊交往~1

吕友仁：一本对我的学术思想影响至大的小书~3

乔书敏：回忆我的高中老师——张其凡~6

李贵录：坦易与严格~9

陈骏程：学高为师 身正为表——其凡导师散记~11

白晓霞：师生情~14

文娟：种在心灵的感动——贺导师张其凡先生六十寿辰~14

白效咏：暨南负笈记~16

刘广丰：我与恩师张其凡先生的交往~19

吴自力：春晖~22

曾育荣：从慕名到入门：与先生最初的交往~23

张秀平：衣带渐宽终不悔~30

### 二 论著评介~35

何冠环：张其凡著《赵普评传》~37

李裕民：略评《赵普评传》~41

朱瑞熙：读《赵普评传》~44

任崇岳：读《赵普评传》~46

牟发松：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48

周生春：对唐宋之交兵制演变的探索与思考——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51

罗炳良：张其凡先生与五代两宋军事史研究~54

葛金芳：张其凡著《宋初政治探研》评介~61

- 郑铭德：张其凡著《宋初政治探研》～64
- 苗书梅：《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评介～68
- 范立舟：《宋代典籍研究》评介～70
- 肖建新：论断代宋史的著述——以《宋代史》为考察中心～72
- 张全明：两宋史研究之创新 启后学探索之向导——张其凡撰《宋代史》评介～80
- 葛金芳：两宋人物传记画廊中的又一佳作——读《南宋名臣崔与之》有感～87
- 彭忠德：崔与之资料的渊数，古籍整理工作的范式——《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  
读后～92

### 三 学术论文～97

- 邓小南：《宝训》、《圣政》与宋人的“本朝史观”——以宋代士大夫的“祖宗”观  
为例～99
- 范立舟：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111
- 方建新：宋代太清楼藏书考略～123
- 史继刚：论宋代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趋势～129
- 张 文：两宋民间互助活动研究～137
- 雷家宏：宋朝民间争讼简论～147
- 范 莢 陈 江：宋代的祈吉巫术及其表现形式～157
- 张胜海：宋代曲宴考～171
- 李贵录：宋代同年关系考察——以王旦与寇准关系为例～181
- 蓝 武：宋代广西科举考试的兴盛及其原因～190
- 朱文慧：宋代广南西路横山寨的贸易～200
- 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210
- 何冠环：宋太宗箭疾新考～225
- 姜锡东：北宋四子“心学”研究之一～250
- 鲍新山：北宋名臣谢泌生平及思想述评～269
- 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279
- 白效咏：仁宗朝政治述略～285

- 吴自力：斯人独憔悴：王安石门人陆佃述评～299
- 罗家祥：北宋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争～310
- 熊鸣琴：“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329
- 陈欣：北宋士大夫的封建观～337
- 陈骏程：略论北宋官员惩治的基本趋势～345
- 白晓霞：吕颐浩北伐的前前后后～352
- 吕新龙：论宋高宗朝的分散垦田政策～359
- 崔英超：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370
- 朱学山：宋孝宗的内政建设～383
- 赵灿鹏：道教传说中的宋代岭南大儒崔与之～401
- 喻学忠：南宋名臣崔与之幕府述论～412
- 何忠礼：略论南宋的类省试～423
- 王棣 吴业国：南宋县级税赋征收体制检讨～430
- 李凭：魏晋名士风度议～443
- 陈长琦：六朝广东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449
- 戴建国：南朝庶族地主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459
- 勾利军：唐代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发展～475
- 曾育荣：五代十国时期的募兵制～479
- 张劲：辽中京随想～489
- 杜建录：西夏社会文书概论～491
- 武玉环：金代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503
- 屈文军：审音与勘同之法在蒙元史等研究领域内的运用～511
- 默书民：元代江西行省的站道研究～521
- 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思想和实践～542
- 余同元：明清江南工业技术的文本化与理论化——谨以此文庆祝张其凡教授六十华诞～547
- 陈尚胜：清代乾隆朝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试探～577
- 马锦强：1849年詹姆士·岑马士事件研究——英国与澳门早期关系一个案～587
- 张国刚：异域风情与文化误读——关于明清中西文化接触的思考～614



- 吴振武：赵十六年守相信平君铍考~619
- 李裕民：《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正~625
- 程民生：《全宋文》求疵~657
- 陈志平：李建中四帖考~659
- 熊伟华：《隆平集》的作者问题再考证~663
- 吴业国：《宋史》标点质疑三则~673
- 方 健：南宋农书考~677
- 陈广恩：改编本《广东文征》所录黄佐之文断句献疑~713
- 虞云国：清小山堂钞本《松垣文集》考述~723
- 卜宪群：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727
-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治史之启示——略谈新一代史家应具之知识与才情~737
- 葛金芳：同质社会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新思索~741
- 韦祖松：简论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几个问题~764
- 胡 伟、龙文莉：制度性农业环境退化：以何机制遏制？ ~781
- 廖鸣辉：高校通识与文化素质教育比较刍议~789
- 余中星：基于飞信的移动通信集束营销战略~794

## 附录~801

### 附录一

张其凡论著编年目录~801

### 附录二

张其凡先生历届研究生名录~809

## 后记 曹家齐~811

一

# 情谊交往



## 一本对我的学术思想影响至大的小书

吕友仁

作者简介：吕友仁，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所说的“小书”，是指《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说它小，是指篇幅小，字数少，全书76页，4万多字，显然不是鸿篇巨制。但是，其书虽小，其学术价值却不小，甚至应该说很大很大。在我看来，它既具有普世价值，又具有永恒价值。它不仅适用于治史的学者，而且至少还适用于治文的学者。古语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本小书，不仅让你看到绣出的鸳鸯，而且把绣出鸳鸯的金针也慷慨奉赠，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作。

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本心仪已久的小书，和其凡兄的帮助大有关系。所以，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我有幸和其凡先生是同年。同年者，同在1978年考取研究生之谓也，非年庚相同之谓也。我考取的是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专业是古籍整理研究，培养目标主要是整理宋代古籍。而其凡兄则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乐素先生门下，专攻宋史。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期间，时间是1980年的10月6日至11日，地点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是会议的承办者，我们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一共六人，为会议做些服务工作，自然是责无旁贷。而其凡兄当时好像是在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借读，也来沪上参加这一盛会。同来的还有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的几位研究生，现在还记得姓名的有何忠礼、孙云清、翁福清、周生春诸君。当时虽然皆是翩翩少年，意气风发，但囊中羞涩，都是穷学生，住不起招待所，就和我们挤住在一起。幸亏我们的寝室，用的是上下铺的双人床，上铺是空的，可以临时住人。双人床不够用的话，还有作为书桌来用的长案子。反正是有片地方睡就行，谁也不讲究那么多，就这样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大家挤在一起，说说笑笑，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结交，以后的长期友谊从此开始。

宋史研究会的第二次会议是在郑州召开，时间是1982年的秋季。这次会议，

其凡兄和我都参加了。会议组织代表参观嵩县少林寺和巩县宋陵。我现在还保存一张我们四人（其凡兄、上海师大的王松龄先生、河南社科院的萧鲁阳先生和我）在少林寺塔林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大家的着装，都是清一色的暗扣蓝色制服，这也多多少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穿着特色。因为新乡市离郑州市很近，所以散会的当天，我就返回新乡家里。让我感到喜出望外的是，第二天，其凡兄按照我给他留下的住址，飘然而至。其凡兄来访，是关心我的工作问题。当时不少师友同学为我的工作单位操心，其凡兄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的毕业分配是组织指派，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小。我毕业后，一开始是被分配到北京，我不愿意去。后来说可以留在上海，我不愿意留（现在的年轻朋友看到这里，会说“这个人太作”！是的，不错。不过年轻的朋友未必知道，那年月要调家属进大城市，可是猴年马月的事）。我一心想回郑州，郑州也确实有想要我的单位。无奈分配大权在省教育厅，他们说：“你的一位同学已经留在郑州了，你必须去河南大学。”我不愿意去。这样相持了两三个月，遇到新乡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河南师范大学）的一位领导，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就说：“你要愿意，就来我们新乡师院吧。”无奈加上赌气，我就去了新乡师院。可当时的新乡师院是个理科学院，既没有中文系，也没有历史系。从事业的角度来说，我的这个决定实在是不够明智。这就惹得众多师友为我操心。

现在回想当时对其凡兄的接待，实在是太寒酸了。我那时的住房是一间半，30平方米。进门的半间，两条长凳，上铺一块木板，再放上铺的盖的，就委屈其凡兄住了一宿。至于吃的，也是家常便饭，想都没想到到外面的饭店去吃。原因很简单，一个字，穷。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但愿哪一天有一阵风把其凡兄从南国吹来，使我得再尽地主之谊，稍赎愧疚。

谈话中，知道其凡兄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看书。我就说：我很想拜读《陈垣史源学杂文》，只是无缘。兄到京中，务必为我留心。其凡兄果然是一诺千金。其凡兄走了没有多久，某日，忽然收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供职的陈智超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信封内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陈垣史源学杂文》。另有一短信如下：

友仁同志：

听张其凡同志说，你需要一部《陈垣史源学杂文》。此书印数不多，出版后很快就销售完。现从我仅存的几本中抽出一本奉上，如对您的教学与研究有所帮助，不胜欣幸。听说您有可能调河南社科院历史所，不知确实否？如能实现，将能更好地发挥您的专长。致礼。陈智超 12.11

我如获至宝，就在《陈垣史源学杂文》的扉页上恭敬地写道：

此书久欲拜读而不能得，今得之，快何如之！而智超同志以家珍相赠，尤见高谊也。智超君，援庵先生之文孙，乐素先生之哲嗣，濡染家学，亦以史学名家。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友仁记。

《陈垣史源学杂文》的内容可分两个部分。一是陈智超先生写的前言，一是陈垣先生短小精悍的史源学杂文三十篇。前言虽是陈智超先生写的，但其中不少引文则是陈垣先生的原话，最值得一读，最值得反复咀嚼。例如：“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诬汝。”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诬汝”二句，源出《诗经·郑风·扬之水》。在《诗经》中，这两句诗并无深意，但经陈垣先生这么一点化，腐朽化为神奇，一门启人智慧的重要的高校课程由此诞生，绣出鸳鸯的金针也从此公之于众。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我则如醍醐灌顶，一百个信服，奉之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乐此不疲。

光阴荏苒，倏忽已过去了二十六年。回顾我走过的学术道路，可以说《陈垣史源学杂文》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今拈出数例，以明吾言之不诬。

1983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河南开封召开年会。我参加了这次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年会，并在这次年会上加入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我向年会提交的论文，标题是《书〈潜研堂文集〉后》，副题是《史源学实习札记》。拙文开篇就说：“陈援庵先生尝云：‘朱竹垞（彝尊）、全谢山（祖望）、钱竹汀（大昕）三家集，不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源泉也。’余服膺此语久矣。后得竹汀《潜研堂文集》，喜而读之。一之不足，继之以再。乃深叹其学之博大精微，无所不赅，精到之论，触处皆是。予之沾益受溉者，何止一二数。虽然，千虑之失，贤者不免。世推竹汀考证最精密，竹汀固有以当之，然非谓其每言必是也。《诗·郑风·扬之水》云：‘毋信人之言，人实诬汝。’援庵先生假为考寻史源之二句‘金言’，以予之浅学肤受，诚不足望先贤之项背，而严谨之教，人人得而有之。爰本斯意，草成此篇。”拙文有幸被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古籍论丛》第二辑。

1984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长春召开年会。这次年会，我也参加了。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一则》，内容是纠正陈垣先生在史源学上的一处失误的。拙文的末尾写道：“《诗·郑风·扬之水》云：‘毋信人之言，人实诬汝。’陈垣先生假为考寻史源之‘二句金言’。这话确实是有味之言，也非陈垣先生不足以言此。以陈垣先生之博洽严谨，尚偶有此失，则如我之粗疏者岂不更要百倍留心！所以，此札记，与其说是纠失，不如说是自警。”拙文有幸被收入刘乃和、宋衍申主编的《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可以看出,我第一次参加历史文献学年会的论文是涉及史源学的,第二次参加历史文献学年会的论文还是涉及史源学的,也算是对史源学“情有独钟”了。不独此也,我的第一篇史源学论文是针对钱大昕的,第二篇史源学论文是针对陈垣先生的,矛头所指,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还不够,简直就是向祖师爷发难开炮了。须知,我的一点点史源学实习的本领,远的来说,是从钱大昕那里学来的;近的说,是从陈垣先生那里学来的,现在倒要对传授我本领的先生指手画脚、说长道短了,岂非呵佛骂祖,离经叛道,不敬之甚!实际上,我是多虑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刘乃和先生看到拙文《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一则》后,特地找到我,和蔼地笑着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前辈学者之不护短,奖掖后进,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者如此!闻之,令人如沐春风。

其他涉及史源学的文章,例如《新版辞源溯源拾遗》,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期和1984年第1期;《〈尔雅〉二义同条例是王引之发现的吗?》,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经籍纂诂〉是一部专门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书注解的字典吗》,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读书不通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总第60期),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据以上几例可知,《陈垣史源学杂文》这本小书对我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为此,我衷心感谢陈垣先生,感谢他的“二句金言”和一根金针,让我受用无穷;我还要感谢陈智超先生,他不仅是《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的编者,而且对于我来说,他还是《陈垣史源学杂文》的馈赠者,我是受益人;我还要感谢张其凡先生,由于他的关心和帮助,我的拥有一本《陈垣史源学杂文》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谨以此文,为张其凡教授寿。

## 回忆我的高中老师——张其凡

乔书敏

作者简介:乔书敏,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中文教师、副校长。

喀什地区疏附县第二中学有许多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的老师,我们的历史老师张其凡就是其中的一位。张其凡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吴雄华老师的好朋友,吴老师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其凡”,大概时常往来的好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其凡老师是在喀什长大的重庆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他中学的教书生涯中,由于课上得好,备受同仁、学生家长的喜爱和尊敬。他年龄和我们相差不

太大，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兄长和朋友，很受同学们的爱戴和尊敬，因此，我们也称他为“其凡老师”。

我们高中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的同学相聚，一提到老师，总要说起张其凡老师和吴雄华老师。其凡老师2008年8月到乌鲁木齐探望父母，8月8日那天，我们这三届的学生跟其凡老师一起看十分精彩的、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们饮着吐鲁番的干红葡萄酒，聊着开幕式那精彩的节目，回味着中华灿烂的历史文化。开幕式形象地把中华灿烂文明的历史彰显于全世界。她告诉世人，中华历史的文明，必将有灿烂而光辉的未来。其凡老师作为广东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心情十分激动，十分赞扬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开幕式。其凡老师说，今年大事足矣，明年我将是耳顺之年，与祖国同庚，感到无上荣幸，更应该为祖国的文明强大尽自己的所能。

其凡老师是我们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的历史老师。是啊，三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其凡老师已到了花甲之年，我们也已年近五十了。我们是其凡老师最早的学生，回忆最早的老师总有许多许多的话题。在相聚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了当年的情景，仿佛又回到了那帕米尔高原下的边陲小镇。当年恢复硕士研究生考试，小小的县城考出了两个研究生，当时人们奔走相告，整座县城都沸腾了，人们隐约感觉到其凡老师一定是个人物。后来的事实验证了人们的猜想，其凡老师后来果然成为历史学教授和宋史研究专家，成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大学者。

想当年时值“文化大革命”的末季，边陲小镇根本谈不上文化，人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记得其凡老师在县革委会“评法批儒”的大会上，被邀请发言，当时，他不用讲稿，讲了法家和儒家的历史，旁征博引，生动有趣，科学严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那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科长们、主任们都听得目瞪口呆。一个上午长达四小会的会议，干部们神情专注地聆听其凡老师妙趣横生的评论，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其凡老师说我的“批判”到此结束了，台下是一片掌声。

中学时，其凡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历史课就把我们给镇住了，他给我们讲北京猿人，讲劳动创造人类，讲什么是历史科学，那深厚广博的知识，优美好看的板书，激情昂扬的情感，年轻修长的身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听他的历史课，不仅使我们知道了历史知识，更学会如何做人。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直公平，什么是善良宽厚，什么是严谨精细。可惜在那个年代，我们还理解得不深不透。有时懂得一点其凡老师讲课的深意，就有了如沐春风的感受。正是这一节一节的历史课，让我们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文化大餐，即使我们这些后来受过高等教育、上过大学的人，也觉得那些大学老师没有其凡老师上的课精彩有味。

想当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春寒乍暖，我们每学期都得去学校农场劳动两个月。去学“大寨”，学“朝农”。在学校农场边劳动边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写评法批儒的稿子，



这正是其凡老师的拿手好活，他可以借此机会给我们讲历史，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难得的好机会。其凡老师是把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者，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今天的素质教育。

其实，其凡老师劳动也是一把好手，坎土镩抡得跟老农一样熟练。吃土深，扔得远、准。劳动之余，我们时常坐在广阔平整的田野上听其凡老师谈历史，论古今，臧否人物，讲陈桥兵变，讲赵匡胤是如何黄袍加身，讲第三帝国的兴亡，讲希特勒闪击波兰，讲淮海大战六十万对八十万的以少胜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这种席地而坐的课堂是如何震撼人心。课堂以蓝天紫日为背景，在慕士塔格雪峰下的高原隆起带上，坐着这样一群男女学生，同其凡老师文雅而高大的形象构成了一幅生动壮阔的课堂画面，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是一节节无与伦比的历史课。其凡老师坐在我们中间，我们围坐在他的身旁，他总是侃侃而谈，无拘无束，有问必答，现在让我们想起来，就好像孔子当年的杏坛讲学。

就这样，每学期到农场劳动，我们都不觉得苦，因为有其凡老师陪着我们“劳动”，那时反而觉得“劳动”特别愉快，有乐趣。我们听大自然中鸟鸣风声，听喀什河流水汨汨，真是“耳得之而为声，目与之而成色”。更让我们永不忘怀的是跟其凡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们在一个屋顶下睡觉休息，在一个大锅煮菜烧饭。其凡老师高大年轻，饭量大，但到吃饭时他总是默默地排在最后，最后一个盛饭，尽量让学生先吃好，吃饱。饭若不够吃，就让食堂再做。其凡老师平易近人，关心我们的成长，平时对学生嘘寒问暖，有的学生病了，他就亲自照顾，真是比兄长还亲。

每到劳动休息时，我们这些男女学生总是围坐在老师身旁让他讲故事，他讲《水浒》中的林冲，雪夜被逼上梁山；讲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讲晁盖和吴用智取生辰纲；讲杨志卖刀，故事引人入胜，跌宕起伏。每当说到且听下回分解时，同学们都不约而同的请求老师再讲一个故事，其凡老师就会说，好，那就再讲一回，但明天我可要少讲一回啦，大家就高兴地说“明天再说”。

在学校的农场，每当到了傍晚，也是我们最欢乐兴奋的时光，同学们收拾好农具，赶紧吃完晚饭，围拢在一起，那时的落日是那么壮观，当日头西沉，北斗出现时，我们坐在树林里，坐在帕米尔高原的夜空下，听其凡老师从中国的古代讲到现代，从牧野之战讲到四渡赤水，有时也讲世界名著，讲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讲《巴黎圣母院》里的佛罗洛神父，讲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聂赫留夫伯爵和马斯洛娃，更吸引我们的是讲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朱可夫、戴高乐和巴顿将军，那才叫有味过瘾。

我们的高中时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这样结束了。现在我们这些当年他的学生，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跟其凡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是分不开的，也跟他为我们开设的特殊课程所分不开的。大家现在只要相聚，都要提到其凡老师，都会回忆起其凡老师上课的情